



舒 巷 城

港岛大街的背后

花 城 出 版 社



2 034 3626 4

舒巷城

花城出版社

港岛大街的背后



捲島大街的背後
新卷城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000册
书号 10261·491 定价 0.6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香港底层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弃儿林江生父原是个海员，出海后杳无音信，生母撇下他独自走了，穷教师何通收养了他，不久何通死于肺病，养母梁玉银带着他再醮。后父林成富亦死于车轮之下。林江每天踽踽于湫隘、贫苦、香港街头，受尽人间的讥笑与凌辱。这时，正直而穷困的作家张凡带着失恋的痛苦来到了贫民区，是他用书本打开了林江的心扉，从此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于是，林江挺起腰杆和母亲弟弟在雾茫茫的人间结伴而行……作品透过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鞭挞了旧制度的不合理，赞扬了处于艰难困境中人们美好的心灵和温暖的友谊。

舒巷城是一位在香港颇有影响的作家。著作有：《巴黎两岸》、《伦敦的八月》、《曲巷恩仇》、《白兰花》、《再来的时候》、《雾香港》等多部。本书是作者所写的长篇小说中颇受好评的一部，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来感到亲切生动。

第一章

从香港中环——繁盛的市区——乘电车到筲箕湾去，自成一区的西湾河是必经之地。离船坞不远，在古老的“街市”（菜市场）附近，有几条宽阔的横街，泰南街是其中之一。它街头向南，面对电车路，跨过电车路，是一列专卖价廉物美食品的“大牌档”，附近的居民正是那些牛腩粉档、艇仔粥档、咖啡红茶档……的熟客；街尾向北，走过一片空旷的沙地是海滨，从那儿向东望，就是有名的鲤鱼门海峡。轮船穿过海峡来去。你有时会听到一个泰南街的孩子这样说：“瞧！我爸爸在那大洋船上工作呢。”他说时，腰一挺，显得挺神气的样子。早上，大轮船从遥远的海洋回到香港来了，孩子说：“我爸爸回来了。”晚上，大轮船（灯火通明）离开香港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孩子说：“我爸爸去了。”

比起那些珠光宝气的大洋船或者什么“总统号”来，停泊在筲箕湾海面的木船、艇仔，真是显得太暗淡、寒酸了。如果说前者是盛装打扮的贵族，那么后者就是衣衫褴褛的流浪者了。

鲤鱼门内筲箕湾的那个弧形的海湾，是和泰南街斜斜相对的。每天早晨，太阳从鲤鱼门那一带的山上升起，然后慢慢向西爬行，然后下沉；孩子们说鲤鱼门的太阳是全香港最

大最美的太阳；自然到了晚上，也会说鲤鱼门的月亮是全香港最亮最美的月亮。成人们呢，很少有这种发现。太阳下，他们看风景，只能看到阳光照着岸上穷街和自己的破鞋，看到阳光照着湾头的木船那一面面补了又补、破破烂烂的帆；月亮下，看风景，只能看到月光洒落在愁容满面、忧柴忧米的妻子的脸上，看到月光洒落在那黑暗无边的海上。

海港里的海平静地躺在那儿，而生活的大海却是一点也不平静的。海港里的海只有在鲤鱼门山上挂出强风信号灯的时候，才咆哮、喧闹、翻腾……但生活永远挂着强风信号灯，生活的大海啊，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暗暗地咆哮着、喧闹着、翻腾着……

孩子们是幸福的。艺术家是幸福的。有人说，孩子们的心灵和艺术家的灵魂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永远发现新的东西，发现可爱的东西。大概由于这缘故吧，泰南街的孩子常常在跳跳蹦蹦的唱：“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摘槟榔……月光光，照海洋，鲤鱼门的月亮最堂皇……”但泰南街的成人们不是艺术家；而他们的童年也早已过去了：鲤鱼门的太阳、月亮升起，看惯了，麻木了；每个早上，船坞的声声催人上班的汽笛叫鸣，听惯了，麻木了；黄昏，他们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白鸽笼”似的家里听婴孩们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听老婆在柴米油盐上、在屋租上訴苦、唠叨，还有隔邻左右的妇人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吵架！在这样的情形下——唔，开台麻将打打，散散心吧！要不，到外边麻将馆去耍乐一下！或者到电车路凉茶店看报纸、听收音机坐它一晚吧，或者听

讲古仔（说书）去——不知道擅讲《水浒传》的张七皮今晚开档不开档呢？

第二章

一九四七年。

热天的晚上。

海滨坐满了乘凉的男女老幼。有人在静静地钓鱼。沙地很热闹，从附近几条街跑来的人们围着那个江湖卖武的看得很开心。在那盏比鲤鱼门上空的月亮更亮得多的“大光灯”下，泰南街的人一看，就认出今晚卖武的是谁。

外号“少林广”的余广东赤着胸膛饱满的上身在拳打脚踢地表演他的少林拳。——他特别声明那是少林拳，他那个新入行的骨瘦如柴的伙计在旁助威打锣，打得气喘吁吁。余广东忽然停下来一唱一顿地说：

“伙计慢打锣。打得锣多锣吵耳，打得更多夜又长。
……”

末了，他索性停止耍拳，宣传起他的独秘单方的“班中”跌打膏药来了。

为了避免少林广的锣声，张七皮开的讲古档是离开他颇远的。张七皮讲的《水浒传》不止吸引了大人们，也吸引了不少孩子，我们这故事中未来的主角林江是其中的一个。

张七皮口沫横飞的讲呀讲的，忽然发现听众一下子潮水似的涌来，多得无法计算，凭过去的经验，他知道那边少林

广开始卖膏药，于是提高嗓子，讲得更加起劲了。

俗语说的：“世界轮流转”。半个钟头后，少林广的卖武档又一下子大有起色，因为张七皮把武松打虎讲到紧张之处，突然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请各位稍候……”——人们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张七皮要收钱了。

孩子们喜欢在两个档口之间穿来插去：喜欢凑热闹的，就东看看，西望望；有办法从爸妈那里弄来一两个毫子的，就帮衬①那些小食担子；俸嘴而又毫无办法的，只好欣赏人家骨碌骨碌的喝白果糖水，或者津津有味的吃“一毫炒两味”的卤味。但林江呢，象往晚一样，一钉在张七皮的档口上，就动也不动的啦。他欣赏张七皮的艺术，连带欣赏他向听众收钱时那段艺术插曲——

“人心肉做，烧酒米做，阎罗王鬼做……十人养一肥，朋友，对不住！后事如何，下回分解……先让小弟讨口清茶淡饭吧！……”

张七皮边说边挪动着双腿，手里拿着个铁罐子。他跑到每个听众面前，重复着那几句话。单调吗？——林江觉得悦耳。

第一个硬币落进铁罐子里了。

“广东人难得个‘扯头缆’……”张七皮向对方点点头，“多谢！多谢！”

铁罐子叮叮叮的响了。

张七皮到了林江的跟前。

坐在前排的林江站起来，把袋里仅有的一毫子轻轻的放

进罐子里，又陡的坐下来。他是坐在自己那只木屐上边的。

张七皮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同时也不放过这个宣传的机会——他故意高声道：

“唉，你们看，连这个孩子也帮忙我了！”

更多的毫子在铁罐里响起来了。

张七皮眉开眼笑。

“书接上回……”他清了一下喉咙，又开始以他的清脆、动人的嗓音把少林广那边的人众引了一半回来。

当夜，张七皮收档，听众散去，他发现林江还待在那儿。

“噢，细路②，你还没走呀？”

“嗯。”

“你住在这儿？”

“这条街。”林江低声说。

出乎张七皮的意外，这个“细路”问他讲《水浒》为什么会讲得那样有声有色。林江简直是向他请教“有声有色”的秘窍了。他说，道理很简单：比方讲武松打虎吧，他把自己当做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同时又把自己当做那只吊睛白额猛虎。“这样子不就传神了吗？”

张七皮的回答使林江悟出了什么似的——他咬着嘴笑了笑，霎时之间，沉在愉快的幻想中。他仿佛看见了树木阴森的景阳岗，还看见了武松。老虎向武松扑过去。不！他本人就是武松。不！他同时又是老虎啊。“那么我扑过去……武松……”他想着陡的跳起来，穿着双木屐踢踢跹跹的走了。

张七皮把他叫回来。

“细路，”他瞅着他说，“你刚才干吗问——问那个？难道你将来打算干我这一行吗？——我们讲古这一行，做不得啊！……”

林江笑笑没回答他，走了。

张七皮怔怔地盯着他的背影，寻思道：“这孩子可真奇怪！”他做梦也没想到，他那几句关于“传神”的话，直到许多年以后，还常常在林江的脑海中涌起来。

林江没有立刻回家。他蹒跚着到了海滨看人家钓鱼。卖武的少林广也早已收档了。夜似乎越来越静，但不远处还是隐隐地传来妇人们的细碎的声音。那些坐在矮凳子上乘凉的妇人一边扇着葵扇，一边谈论着东家长、西家短。

泰南街尾，有几个顽皮的孩子在围着那街灯柱跳呀跳、转呀转的，仿佛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个闷热的晚上似的。

“虾头，你作死呀！还不睡觉去？”什么地方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声。

林江认出那是他们隔壁那个哨牙婆的尖声。

“明天礼拜！又不用上学！时间还早呢！……”

说这话的是虾头。虾头是哨牙婆的儿子。

“上学不上学，我不管！但身体要紧……”做母亲的好象心软下来了：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了，但还是那样尖得叫林江难受，“来，跟我一起回家去……”

哨牙婆跑到街灯下，把虾头拖着回家去了。

这一幕看在林江的眼里——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礼拜天不礼拜天，我再也不用上学了。”他不明白为

什么母亲越来越不管他。甚至有刹那间，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有人管管多好！

“不，最好谁也不管我！”他对自己说，“我这样自由自在不好吗？喜欢听古就听古，喜欢看人家钓鱼就看人家钓鱼……”

钓鱼，这真是一件叫人开心的玩意！他想，几时我也学钓鱼！可是哪儿弄钱来买鱼丝？

他沿着海滨信步走到码头去。那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破破烂烂的木码头，渡轮早已不从这儿开到红礮去了。他看到码头上有人躺在那儿睡觉。也有人在钓鱼呢。

海面上吹来一阵清凉的风。林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浑身舒服。

他兴致勃勃地在那钓鱼的汉子身旁坐下。

那人低着头老盯着一个地方。林江暗想：我才没有他那样子耐性！

“喂，有钱买鱼丝、鱼钩，怕我也钓不来吧。”他忽然想起这点，“难道他的颈子不累吗？”

那人看也不看他一眼。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坐在他的身旁。

林江学那人聚精会神地盯了一会海面，觉得颈子有点不对劲了。抬头，他望着远处笕箕湾的灯火。那一盏盏疏疏落落的灯，又青又黄的，叫他想起街角那家水果店里的一个个橙子。他幻想着自己的手变得很长；他把那些又青又黄的灯呀橙子呀抓在手里放进口袋里，然后回家——“妈，你瞧瞧，

“这是什么？”“是电灯泡，是橙子！你怎么得来的？”“我会变戏法啦。我能够赚钱啦。我是个跑江湖的魔术师！”然后拍拍他的那件魔术家的黑色的“西装”（礼服）……“妈你要不要看看那里面——你猜有什么？白鸽？不！兔子？不！……对了，肥鸡！”

他没有“西装”可穿。不要说没有，有，他也不会穿上。天气这么热。他摸摸身上那件薄薄的过头笠背心，忽然又摸摸那条牛头短裤的后袋，差点叫起来。幸亏他没叫起来——人家会以为他是神经病还是肚子痛呢！他记起从母亲那里弄来的那个硬币已经送了给张七皮……他发现鲤鱼门上的月亮早已溜到泰南街对面的上空去了。那上面堆着几大块厚厚的乌云。忽然之间，月亮不见了，刚才柔和地照着海面，照着笏箕湾的木船、艇仔的淡青色的月光，好象一下子连光带影的沉到海底去了。连码头下边的海水也变得黑黝黝。

他身旁那个汉子扯了一下鱼丝。水面上登时闪了几闪——荡漾着一片美丽的银光。他没有看过从天上落下来的真正的雪。他想，雪也许是那样子的吧？林江就是喜欢看到那一闪闪的银光。他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它，也不明白为什么威海在黑暗中给搅动一下，就会闪出那样的银光。他记得有一年夏天晚上，他和母亲坐在海滨乘凉，他偶然扔了一块石子到水里去，闪了那么一闪，他吓了一跳，抓着母亲问原因，到母亲说“威海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开始不怕它，正相反，认为那一纵即逝的一闪，那一片替他带来极大喜悦的银光，是最好看不过的了。那一晚，他一连向海里扔了十

几块石子。母亲笑他傻，但母亲那时候多疼他啊。想起来，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只不过八九岁——才真是那个“细路仔”（小孩子）呢！

那钓鱼的再没有扯第二下——他牵着那条长长的鱼丝，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好象牵着个什么幻想不让它逃去似的。林江想，除了鱼，海底下还有……

月亮出来了，又陷进云层里去了。林江跑到码头外，从沙地上捡了几块石子回到那人身旁坐下开始扔了……

码头下的海水扑通一声，闪出一片银光……跟着又是扑通一声。

那人惊觉地转过脸来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喂！你在搞什么鬼？”

林江讪讪地笑着。

“你一个人坐在这儿那样‘静’^③——你不喜欢看到这个吗？”

“这个什么？”

“银光。”

“我要看到鱼鳞的光！可不是你的银光！去你的吧，你赶走我的鱼啦。”

“好，我不扔了。我看你钓鱼。”

“细路，我看你还是回家睡觉去吧。”

“喂，我妈不管我，你倒管起我来了。”林江想。

“我不回家，”他说，“我喜欢坐在这儿。”

“好吧，你就坐个够！可不要打搅我！”那人说。

你要我坐我偏不坐！林江想着站起来用劲地把他手里最后的那块石子往海里扔去。

离开码头的时候，他听见那人在大声骂他。

天上的乌云慢慢向西移动。林江沿着海滨向泰南街走去。半路上，他听到一阵动人的椰胡声，便放慢了脚步。

他记起有一回在海滨附近碰到一个哭得很伤心的孩子。他问他为什么哭。那孩子说，他爸爸是个铲漆工人，在船坞工作，从船上跌下来，跌死了。

那凄凉的椰胡声就有点象那个孩子的哭声。林江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孩子的样貌，瘦瘦削削的，身体一点也不象他林江那样结实。

椰胡拉的是一段“南音板面”。但林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堂，只知道它跟过街卖唱的盲佬所常拉的是一个调儿。不知怎的，他忽然想到这个：“我怎么样也不做铲漆的。”在大轮船上“上高落低”——铲漆，多危险呀！……

他跑到离街灯不远、坐在凳子上拉椰胡的那人跟前去。他认得那人是一个吃音乐饭的街坊，约莫三十来岁，听说是在中环什么地方演奏音乐的。人们都叫他做陈师傅。林江有时在街上碰到他，也叫他一声陈师傅。

陈师傅闭着眼睛沉醉在自己的音乐中，只见他右手缓缓地拉弓，左手象几条小蛇吐着舌头在那根粗弦上舐呀舐的。林江静静地盯着他的美妙的动作和神态。一到特别聚精会神的当儿，林江就不自觉地紧闭嘴唇、鼓起那本来已经够涨的

腮帮子；他那两条又长又黑的眉毛，这时向下挤——好象要拚命把那颇高的鼻梁挤到下边那个微微翘起的嘴唇去似的。

直到他的同居李荣宽跑来的时候，林江那个怪相才回复了本来面目。清秀的长眉下，那双亮闪闪的眼睛带着笑意——他兴奋地对李荣宽道：

“荣哥，你还没睡？”

“上了床的啦，听见陈师傅的榔胡就跑出来啦。”李荣宽故意提高嗓子，他边说边瞥着陈师傅。他一心盼望陈师傅开口叫他唱一次。

陈师傅这时已经睁开眼睛了；向李荣宽点点头，再拉了一阵就停下来。

“才收工啊，陈师傅？”李荣宽问。

“嗯。”

“难怪陈师傅成功！拉瘾真大！才拉完歌坛，又拉——”

“我心里闷得发慌。”陈师傅说。

“这是天气不好……”

陈师傅叹了口气摇摇头。“家事——不提它算了。反正这么早也睡不着！而且……我们榔胡不行！搵食难！技不如人——没两度散手④怎么搵食？……就索性练它一下罗……”他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喂！来几句南音怎么样？”

“怕——怕我交不准呢。”李荣宽忸怩地说。

“又不是叫你表演！怕什么，来吧……”陈师傅鼓励地说。

他唱了。林江似乎听懂陈师傅的南音，却听不懂李荣宽唱的南音。他不明白那深奥的曲词里面的“频唤梦”呀、“断

魂风”呀……是些什么。他知道林荣宽唱得很不错。一定唱得很不错，不然陈师傅是不肯“拍和”的。李荣宽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中环一家小商店里当店员。林江只知道这个同居青年平常喜欢在厨房冲凉时大展歌喉，可没想到他在厨房以外，唱得更认真、更好听了。

林江注意到，夜空上的星星也不时向他眨着眼表示欣赏陈师傅的椰胡和李荣宽的歌喉。但那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乌云不知是由于嫉妒还是由于什么，忽然生起气来，向那些眨眼的星星吐了一口口的墨。星星看不见了，月亮看不见了。那越来越浓的墨好象要向地面泻下来了。

“唔。”林江皱了一下眉头，心里在嘀咕着。

李荣宽张着嘴正唱得起劲的时候，雨点哗哗啦啦的向他的嘴巴上打下来了。

陈师傅挟着他的椰胡、小凳没命的飞奔。

“我来帮你忙！”李荣宽在他后边追着喊道。

林江这时抹抹他的头发和脸，仿佛把什么都忘了，在滂沱的大雨中，他忽然兴奋地跳起来叫道：

“好凉快的雨！你下吧！”

① 粤语：“光顾”之意。

② 粤语：孩子，小家伙。

③ 粤语：“静”可作寂寞解。

④ “散手”——有本领、功夫、办法之意。